

实际上，往日黑井最繁华的街道是在半山坡上，就是现在禄丰县第四中学门前的山道。当年这里卖朝阳瓜子、鸡蛋糕、糯米粑粑和端糖托盘卖太平糕、炸糖果的小贩叫卖声络绎不绝。大户人家的丫鬟只要把装有零钱的篮子从绣花楼的窗子上放下来，就可以为终日打麻将消磨时光的女主人送来可口的夜宵零食。如今，这里寂静得仿佛空气都要凝固，时间不再流动。

现在，从这里还可以到达观音寺、藏经阁、真觉禅寺、香山寺和大龙祠。据说鼎盛时期，黑井有各种大小佛寺、清真寺和天主堂75座。住持阿訇神甫各为其主、香客各取所需、烟火一刻不断。如今，一切都烟消云散，只有一位90多岁的比丘尼在香山寺孤守空门。黑井的风风雨雨，老尼尽收眼底。镇上老者盲人常常依循老黄历来到这里，严格按照古训把玩洞经音乐，享受一去不返的美好时光。而山对面因供奉二十四位天神而得名的诸天寺建于明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现在又开始大兴土木，不过住持却是“会念经的外地和尚”。

当年，这里的大龙祠连同山下的文庙武庙财神庙经常演戏京戏连台好戏，唱戏的都是用轿子请来的省城名角。灶绅、达官豪商的少爷们在此大摆酒宴。台上唱戏台下交易，分不清是商场、官场、赌场还是戏园子。他们就像唱堂会，戏班子到私人家用唱戏那样点戏。

(三)

中国古老的制盐人对龙的崇拜最为虔诚，这是因为制盐的卤水是由“龙王爷”把持。在黑井还要特别供奉女龙王李阿召，传说就是她发现了黑牛舔盐。黑井人一年有许多祭奠龙的传统风俗，如龙神会、龙灯会和龙华会等和戏班子的助兴，最为热闹的是大龙祠。如今，崇拜龙的老规矩和盐的辉煌一同消失。

黑井可以去看一看的地方还有一些，比如邮电局后面一套三坊一照壁

民宅（包家院）、半山腰上的飞来寺，还有黑井镇外的板桥村。当年板桥镇沿着山脚河边一溜盐井和灶房，卤水挑夫和商队人马大都在此过夜，其热闹并不在黑井之下。现在这里已经彻底退化为普通农村，尽管还有一套四坊五天井民宅（武家院）保留完好。

由知情者引导游人可在黑井四周远足爬山，观赏众多的古井古墓、石雕摩崖。沿着和尚坟上古驿道，当年驮盐商队的马蹄凹坑仍然清晰可见。不远处有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，虽叫赵园，村民却为肖姓石雕匠人，值得一看。出石龙村，从风吹岭、坝埂到撒马坪，游人可以一睹盐水女龙王李阿召石雕的风采。当年她的发现使黑井富甲一方、盐泽滇国，自己却在此淡泊人生。

走进当地居民家是黑井旅游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由于黑井灿烂的盐文化的经济支柱——古老的制盐体系已经崩溃，传统的制盐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已荒弃，黑井盐文化的鼎盛时期成为过去，游人如果想了解过去就应该走访黑井人家。

实际上，黑井人是非常希望和外面的人交流的。黑井民风淳朴好客，居民因循旧礼陈规。游人来到黑井，无论在街上遇到老者、或是登门造访私宅，只要真诚表达来意，就可以和主人攀谈。李家荣指点历史迷津、王华兴当过卤夫税警、张清明偷运私

盐、他老伴王慧仙是拉卤水的电工、刘跃是锯夫、张本文坐在县太爷的“太师椅”上长叹盐场“今不如昔”。一街老字号李记烧卖店传人李炳金谈到黑井兴盛时的饮食头头是道，然后高声模仿店小二沿街叫卖：“烧麦，乘热乎！”黑井绝代美人杨四小姐风韵犹存，当年她“人生来自白，不抹胭脂花粉桃花白”。“美须公”张国斌为你揭开武老爷武维扬的神秘面纱，武舜壁对大灶户武康庭了如指掌……

这些黑井名人雅士，在镇上打听谁都知道。他们都是本地元老，游者当倍加敬重。当然对黑井古今最为了解的还是后生李明华，他是文化馆长。实际上每一个黑井人都可以和游客讲述一段辉煌和辛酸，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把称。

黑盐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“十八犁田”遗址、前汉的彝女李阿召。唐初开始规模开采，明清骤然兴盛，民国初达到鼎盛，后迅速衰落。黑盐及黑盐文化消亡的原因为廉价的海盐入侵、黑井盐层的地质结构不适合工业化的大规模开采以及50年代阶级斗争的扩大化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唐贞元11年（公元795年）唐使袁滋《云南记》记载：“黑井之盐，洁白味美，惟南诏一家所食。”云南人应该永远记住：是这里的黑盐和黑盐文化养育了世代滇人。☁

黑井街坊一景

